

押金肆角  
租金伍分

閩東奇俠傳

2

武俠奇情  
社會小說

# 關東奇俠傳 (第二集)

丹徒 張箇儂著 吳門 江紅蕉評

## 第十一回

明哲保身遠行避禍 奸謀詭計畫餅徒勞

話說夏定夷跟隨金時裕同往小三姓去參加關外英雄的重九常年大會。剛乘着渡船。由胡二搖往對岸去。猛由背後岸上趕來兩位好漢。高喚胡二把船搖回同渡過河。夏金胡三人回望岸上時。岸上兩人早已看見。卽和金時裕招呼。彼此相見後。金時裕驚訝着說出兩句疑問的話來。自知失言。趕緊將話縮回。改口請問二位別來無恙。邊命胡二

把船搖回。讓二人上船。二人回問過金時裕的好後。金時裕卽代夏定夷和兩人引見。夏定夷才知二人是嫡親手足。兄名黃棟。弟名黃樑。家住東省安東縣摩天嶺。當下相見後。胡二邊問兩黃的好。也將船搖向對岸村上去。頃刻間已到對岸。四人讓着魚貫上陸。胡二把船搖回蘆葦灘邊去。四人同向村上緩步而行。金時裕邊行邊問二位別後之事。因何江湖上人傳言二位有不祥的話頭。二人見問。忍不住呵呵大笑。說金大哥。你是聰明人。難道也猜測不出。那是愚兄弟倆的故弄玄虛麼。金時裕道。委實小弟不知。究竟二位是怎麼回事。遂由黃棟將其事的經過。告訴給金時裕。……看官。你道兩黃是何許人也。原來兩黃的祖籍。本係浙江紹興府人氏。祖上就是清初聞名的英雄。黃二太天霸。

父子。當初黃三太天霸父子因保護彭施兩公頗多結怨于綠林及江湖中人。因此天霸遂于天津鎮任上。半夜被仇家所刺。將頭縣在鎮衙門外棋杆斗兒內。當時曾轟動了天津全埠。直到于今。天津人猶有能詳言其事的。（事實詳見拙作奇男俠女傳書中。故本書不多贅。以免犯重。）事後清廷因顧念天霸功勞。所以格外優卹。天霸並提拔天霸的後人。倘以常情而論。黃氏後裔當然繼續着先人志行。盡忠清朝了。那知天下的事。往往出人意外。黃家後代。不僅未盡忠清朝。反而加入了反清的集團。這却是何故呢。皆因黃天霸在天津任上時。本係攜帶家眷赴任的。天霸遇害後。其妻子因往浙江原籍路遠。故未運柩回籍。卽在天津擇地安葬。家亦住在天津未搬。天津離京城極近。爲外省進

京的孔道。當雍正年間。黃天霸有個孫女兒。生得百媚千嬌。極其艷美。其時天津有個姓花的。祖上是投旗的漢人。當初投的是豫親王多鐸。因爲獻媚多鐸。極得多鐸的歡心。遂得委充爲豫王府的皇糧莊頭。繼又被任爲山東棗強縣知縣正堂。可謂紅極了。到得定姓花時代。雖不曾做得官。但是却以皇糧莊頭的地位。巴結上了現在襲爵的王爺。在王爺面前。真能說一不二。能使王爺言聽計從。所以勢力極大。收入比做現任官還要好。姓花的平日在王府時多。不常居在天津。有一回。姓花的向王爺告假回家。王爺悄悄的囑咐他回去後。留神可有什麼最俊的小姑娘。不管他的門第出身。只要尙未有人家。卽于回京時。給本爵帶回來。該化費多少銀子。到本府賬房內去支付。就是姓花的受了。

命回家後卽向家下的人打聽。內有一個惡奴名刁旦的。在上年二月裏和一個同伴。因在郊外溜雀兒。調戲兩個由鄉下進城探親的女子。那兩個女子。乃是姑嫂兩個。雖係鄉村女子。却頗有幾分俏麗。被刁旦兩人在郊外見着了。卽尾隨在背後儘量的調笑。直跟進城闕內。仍刺刺不休。兩個女子實在耐不住了。才立住脚。在城闕內當衆將二人破口痛罵。二人惱羞成怒。仗着主家勢力。胆敢當衆放下雀籠。樓抱住兩個女子親嘴。笑說老子把你索性抬舉抬舉你。看你又怎麼奈何老子。二人都打着一口的滿州話。行人雖多。因聽他倆的口音。怕是旗人。所以都不敢多事。恰巧黃天霸的兒子進城有事。打從城闕下走過。看見了這種情狀。不由勃然大怒。趕將過去。罵聲好婊子兒。敢當街調戲婦

女。請大家作證。待俺打死了他們。給世界上無法無天的人作榜樣。邊說邊伸手左右開弓。先將刁旦打了兩個巴掌。打得刁旦口中噴血。折落了兩只門牙。護痛放了摟抱女子的手。刁旦的同伴。非常眼亮。見有人來多事。居然敢罵敢打。怕照樣吃眼前虧。趕緊把手一鬆。連那只鳥籠兒也不敢顧及。拔腳飛步向城外逃走。黃天霸的兒子打了刁旦。倆掌之後。去打那廝時。已被那廝逃跑。卽揪住刁旦。要送他到官辦罪。兩個女子早紅漲着面皮。急急逃跑了。刁旦因被揪住。掙不脫身。沒奈何只得認錯討饒。被黃天霸的兒子逼着跪在城闕內。向看閑的人叩頭發誓。以後不再作無理無恥的事。方才得放。提了鳥籠兒。含羞帶愧。可忍痛跑回。躲在自己臥房內。怕被人看見了臉上傷痕。難做人。遂推病

睡在床上。蒙被不給人看見。却暗恨那同伴先逃。守那同伴來看他時。他卽百般埋怨。辱罵那同伴太不穀朋友。太不值價。那同伴爲免淘氣。怕鬧起來被人笑起見。祇得忍受着不開口回罵。反而悄悄的勸刁旦息怒。刁旦睡了幾天。臉上的傷痕平復了。才敢出房見人。因生平從未吃過這種虧。遂約了那同伴。分頭往外面去打聽那個多事的人是誰。立誓要報兩掌之仇。兩人出外一打聽。卽已探知是已故鎮台黃天霸的兒子。本領頗好。亦有功名。不是平民百姓。因此刁旦不敢馬上就打報復。想設計陷害他。但又苦于一時沒甚良策。只得放在肚內。那天見主人問本地可有什麼美貌的小姑娘。觸動了他的靈机。遂向主人陳說。黃某有個女兒。極其艷美。姓花的大喜。遂卽乘轎子前往黃宅。向黃

天霸的兒子說明來意。要求他答應。滿謂借着王爺的大帽子往下一壓。不怕不成功。那知黃天霸的兒子。頗有點志氣。不肯將女兒送入火炕。當即一口回絕。姓花的高興而來。敗興而回。心中好生沒趣。刁且乘此遂向主人獻計。說如此如此。姓花的大喜。即日進京。面見王爺。回稟其事。並說姓黃的出言不遜。不僅看不起奴才。並且敢得罪王爺。王爺如不給他個利害。將來人人學樣。王爺就從此失去威嚴。以後事便難辦了。王爺被姓花的幾句話。打動了無明火。遂問姓花的。依你該怎麼辦。姓花的就把刁且所說之計。獻將上去。王爺大喜。立刻派兵遣將。分別進行。黃天霸的兒子送姓花的走後。料定必有後文。所以謹慎隄防。先命家下人等收拾行裝。預備如有甚風吹草動。即馬上動身。離去天

津。那天他正在家。忽見門上來報。說知縣委派二衙。打轎來拜。黃天霸的兒子。卽出外迎接。進內接談之下。二衙說是知縣因審問要案。不能分身。特派兄弟到府奉邀。約請黃爺今晚到縣衙晚宴。有緊要事奉商。黃天霸的兒子爲人素有机智。因自己平時與縣官毫無交情。此刻忽見卑禮來請。料知或卽係爲了女兒的事。遂卽答應。二衙問言幾句。告別去後。黃天霸的兒子。卽令家下人等。趕緊收拾。准在明日一早。就要動身。只等本人回來定奪。當晚他乘馬前往縣衙赴宴。滿謂知縣總有話和自己談論。那知知縣並不說女兒的事。祇說了些別的閒話。末後才說有個兒子。不日就要到任上來。想要拜在他的門下做徒弟。學習武藝。今晚專誠奉邀。卽係爲的小兒之事。黃天霸的兒子見不是爲自

已女兒的事。心亦放了。遂說容等少君到此時。見過少君後再說。當晚席散後。知縣又把他慫慫留住。在衙內打牌。縣官親自入局。並請二衙和師爺作陪。等到牌局完畢。縣官又留住吃宵夜。用酒菜點心。守宵夜吃過。已是下半夜了。方才送他起身。黃天霸的兒子上馬出衙。嗔怪隨從。爲何不早來接。從人們回說晚飯碗一放。就來接老爺了。不料被縣衙的差人攔住。說老爺正在裏面用酒席。叫小的們等着。過了一個時辰。小的們催問時。差人回說老爺在裏面和縣官師爺們打牌了。叫小的們在此伺候着。不要回去。再來。小的們依言只得在外面久等。直等到此刻。已連催問過幾次了。黃天霸的兒子才不怪他們。趕緊回到家內。家內男女人等。正在烏亂着。像一羣沒頭的蒼蠅。見他回家。齊念佛。

道好了。阿彌陀佛。正主回來了。卽都搶先上前來迎接。回稟開口卽說。不好了。太太和小姐。忽然被一班江洋大盜綁架去了。丟下一封信來。說要拿兩萬銀子去贖。才肯放回。否則黃天霸的兒子進門。一見大衆鳥亂情形。卽已吃驚。見回稟說太太小姐不見。說被大盜架了去。留信要兩萬銀子贖人。心中已是雪亮。卽止住衆人。不必再往下說。也不要過強盜留下的信來看。但說將信收好。不要遺失。並問強盜多不多。有沒有馬。衆人回說。來人不少。都是騎馬的。他聞言趕緊跑到裏面房內去。從壁上摘下自己用的大刀來。又將彈弓背上。百寶囊佩好在腰間。掖起衣服。拔緊了脚上鞋子。急急從裏面往外就跑。出門躍上馬背。兩腿夾緊。伸手在馬臀上連拍幾掌。帶馬向往京城去的官道上緊緊追。

去。那馬本是名駒。一口氣卽跑了十來里。遠遠的聽得馬嘶。料知已是不遠。卽又緊夾馬腹。那馬護痛。又格外向前騰足。絕塵而馳。如此繞灣趕過了兩座樹林。果見前面有一簇人馬。往前奔馳。正縱馬往前趕。猛聽得腦後風响。趕忙把頭向傍低側。見一枝箭從肩頭半尺高低摸樣的飛將過去。落在地上。他仍向前追趕。並不因此駐馬。看看已經趕上。果見自己的妻女。各被縛負在一匹馬背上。他卽高呼大衆站着。黃大老爺來了。邊喝邊在判官頭上攔住刀。從背上卸下彈弓。百寶囊內取出一握彈丸。礮礮礮礮一陣亂彈。向那前面馬上的人衆發去。那些人無不應彈落馬。倒撞下地去。他又從囊中取出幾枝鏢來。覷准那起人。嗖嗖嗖嗖打去。鏢本係他家傳的聞名絕藝。因此那些人又都躲

閃不及。被傷落馬。同時他已揚弓揮刀躍馬超乘而前。飛馳到衆人面前。那些人未傷的。早又都嚇得呆了。大家都沒了主意。神經都發了麻木。一齊呆住在那裏。及見他趕到面前。才想拍馬逃跑。但是那裏還能來得及呢。早被他揮刀背一陣亂打。打落下馬。他卽乘此下馬。過去將妻女的縛解了。命他母女二人休驚。仍坐在馬上。隨卽向前揪住一個漢子。用刀鋒試着。威迫招出指使他們的人來。那漢子被嚇。要顧全自己的性命。遂卽直招。果然不出所料。係從京誠王府裏委派來的。躲在林內發箭的。乃是王府的一位侍衛。縣官亦是奉命主謀之人。乃是花莊頭。天霸的兒子把他們一羣人放了。卽上馬保着妻女。從原路跑回天津。走過樹林時。定睛向內細看。林內那還有人呢。深恐那侍衛因怕

回去不能繳差。狗急跳牆。回奔到天津去。再生別個事故。遂催促妻女。飛速趕回家中。到家時。幸喜尙無變化。遂命家下人等。連夜套車。捆載行李箱籠細軟物件。不及飲食。立刻動身上路。剛才弄好要走。天已微明。縣衙已派了通班捕快。打着燈籠。夤夜趕來拿人。天霸的兒子見事情已急。不能再客氣。遂用好言語把衆人穩住了。請各位上差到裏面待茶。送大衆的銀子。不讓先走。脫得一個。却暗于茶內放了蒙汗末藥。那些捕快素知他的本領。誰敢動粗。又見有銀子奉送。誰肯不受。因此心粗的都喝茶被麻倒了。心細的見黃家門口已套好車子。繫好馬匹。料知要走。都不曾喝茶。天霸的兒子假裝做和衆說話。將不喝茶的人。逐一讓到簷口去。或卽走到他面前。都不動聲色。輕輕的各點了大

衆的穴道。大衆捕快都不能動彈了。他卽催促家下男女。上馬上車。趕緊起行。他却將大門門上了。從牆頭上出外。上馬保着衆人。故意出街頭向南而行。却由郊外小路上繞回往北。逕往關外進發。他因有位異姓手足。是安東人。家住在安東摩天嶺。所以保護家小人口。搬往安東去投奔那異姓兄弟。一則使對手方意想不到。任憑他們。儘量的往南追。只追得一個空。二則他自己久已看破了宦海波濤。以及官場的黑暗。尤其是當時滿人虐辱漢人的事。見聞甚多。所以灰心仕進。當日他催促着車馬人衆。緊緊的趕了一日夜。隄防追兵。直到次日天晚。才敢住店。直至出得關外。方才放心。一路安全趕到安東。逕到摩天嶺下村落中。他那拜兄的家內去。因早年他本已到過。所以無須問人。當時兩

家的男女人口廝見後。卽轉先在他那拜兄家中權且住着一面趕緊。卽在那村上建築起房屋來。全家搬入居住後。卽又取出些銀錢來。僱工開墾左近的荒地。耕種糧食。一面又托那拜兄推荐。羅致了一個老誠的買賣人來。在安東城內。開爿舖子。支配了全家人口。經商務農。不但免去坐吃。且又很爲興旺。他家因有這一段歷史。所以深恨滿人。因此傳到棟樑兄弟倆時代。卽加入了反清的團體。當時他兄弟倆都安然健在。因何外間傳言他倆身死呢。這其中却有件很奇突可駭怪的故事。詳情如何。容待下回續寫。

評曰

施公案中。黃天霸改名施忠。保護施公。實已不啻爲漢人投旗。取

得漢軍旗籍資格矣。間嘗深思作施公案者之微意。蓋不僅譏天霸賣友爲不仁不義。且改易姓氏。實已無殊自滅其宗。故如是云耳。終爲仇家刺殺。懸首旌杆。亦可見其得報之慘矣。

本回于黃天霸之子不傳其名者。竇之也。傳其事者。所以形當時滿人橫行。及逢迎異族者之無恥。並嘉其智能自全。頗合古人明哲保身之義也。且此爲其後代加入反清團體之根。故不得而略之也。

花莊頭之計。刁旦之計也。其計如何。不從刁花方面寫去。却從黃方寫來。是暗叙法。

黃某能于事後不深究。對花莊頭刁旦知縣豫王等。絕未報復。此

第十一回 明哲保身遠行避禍 奸謀詭計盡餅徒勞

一八

非作者漏筆。乃是暗寫其有鑑于天霸招怨太多。結果被人刺死。故能不念舊惡。一改其先人之所爲。聖人云。不念舊惡。怨是用稀。此之謂也。

## 第十二回

是是非非爲名爲利 生生死死傳信傳疑

話說黃棟黃樑兄弟倆。自幼兒秉承家學。各練成一身超羣軼倫的本領。當時他父親爲欲歷練他兄弟倆的胆略經驗起見。特命二人。背起黃布包袱。同行出門。往各省去尋師訪友。兄弟倆走遍了東三省。不曾遇過敵手。胆氣遂豪。于是取道山海關。進關闖道。千不該憑着年少的豪興。目空一切。以爲關東三省。果已無他倆的敵手。大胆刻了塊狹長精緻的象牙小牌。牌上刻着關東無三人五字。由黃棟懸掛在胸襟上。意思是說關東三省除去他兄弟倆之外。別無第三個有本領的人。這口氣何等的狂妄。兄弟倆一路招搖着進了山海關。滿想到京城出一

回風頭。漏回臉。即可回家享大名。倘在奉天省城設廠授徒。定必能多收許多徒弟。博得個名利雙輝。那知才進得關。尙未過灤州地界。即便遇着一位吉林長春地方的鏢師。那鏢師姓方名剛。在十來歲時。即在吉林省做馬賊。獨行千里。匹馬單鎗。即享有極大的名望。二十歲後。因探知一個遠來採藥的行脚和尚。在吉林深山野嶺上。掘得大批人參。做一担挑着。進關往京城或南方去賣。其價不下萬金。乃是一筆大財。遂尾隨着和尚去行劫。不料竟被和尚所敗。方剛心不甘服。又貪他那担人參。因明劫不成。遂去暗偷。人參才偷到手。挑在肩上要走。不料已被和尚覺察了。在後緊緊追趕。和尚用梅花針傷了兩腿。逃跑不得。竟至跌倒。遂被和尚捉住了。和尚當用吸鉄石將他腿上的兩根梅花

針撮出來。並不辱罵。訕笑他。祇是勸說他。大丈夫何事不可爲。何苦做賊。玷辱祖先。敗壞名譽。傷害身體。方剛陡然省悔。改悟前非。遂納頭便拜。要求和尙收爲門徒。學習武功。采藥修道。和尙說。你不是做和尙的人。不宜出家。如果誠心改過遷善。只要拜我爲師。學習武藝。還可以。此外貧衲不能答應。方剛見和尙肯傳武藝。心已大喜。遂卽叩頭拜師。代和尙挑起担子。回到下處裏去。和尙說。你可回家去。明天晚上。貧衲自然會來。方剛問師父。怎能得知弟子的家居何處。和尙笑說。徒弟。你莫要愁煩。貧衲自能知道。方剛只得告別回去。第二日晚間。果然和尙到來。方剛心中奇怪。但亦不敢問。祇得卽從這晚起。跟師父練武。每晚和尙就來。半夜才去。如此教習了一年。方剛的本領。已是今非昔比。不料

那和尚忽然不來了。方剛見師父不來。初還以爲偶然。後來接連兩月。和尚竟絕踪不來。才知師父是真不來了。自信本領當已完成。遂亦大胆。因怕被師父知道了。不敢再做馬賊。遂改投鏢局當鏢師。他是吉林著名的馬賊。當鏢師自能萬無一失。因此他的買賣極盛。遂自設鏢局。不再做人家的伙計。開局以後。名望越過越大。進項亦越過越豐。故此十分肯周急濟貧。疎財仗義。頗有義俠之名。行之數年。如一日。當黃棟黃樑兄弟倆到長春時。適值方剛保遠鏢進關。所以不曾會着。此刻兩下不期而遇。恰巧在灤州地界遇着。彼此對面走過。方剛帶領伙伴。遠遠已見他倆都背有黃包袱。所以很留心。及至到了面前。看見黃棟胸前的那面小象牙牌上的黑字。不由大怒。彼此已插肩走過。方剛因心

中不忿。卽回身高喝站着。俺有話對你們講。兩黃聞言。卽止步回身。問有何事。方剛怒道。你兩個小輩。居然如此狂妄。自誇爲關東無三人。真正有目無珠。太不自量了。識趣的趕緊卽刻把胸前的小招牌。自己取下來。扔在地上。踏成粉碎。向俺們一行大衆賠話。便罷。不然管叫你當場出彩。兩人一路未遇過敵手。那把方剛放在心上。聞言不由動怒。遂說你是何人。胆敢出言不遜。想在俺弟兄倆面前道強誇勝。只要你能贏得俺們的那個伙計。便由你將象牙牌取了去。否則你得給俺兄弟倆叩頭賠話。方剛知道他倆說的伙計。是兩個拳頭。火上澆油。格外大怒。遂不回言。使出鳳凰單展翅的架式。先向黃棟打去。兩下一來一往。鬥有十數個回合。黃樸見兄長漸漸有些不支。不能再袖手傍觀了。卽

大喝一聲。掄拳冲入圈內。助鬥方剛。方剛抖擻威風。單戰二人。結果。二人竟被打敗。怕被羞辱。趕緊招呼一聲。口中說暫且讓他個面子。免得他下次出外保鏢。被人瞧不起。俺們倆不吃這鏢行飯。姑且就放回交情給他罷。說罷弟兄倆狂喝一聲。猛向方剛一撲。方剛往後一退。二人趕速回身飛步往斜刺裏逃走。方剛緊緊後追。高叫扔去了招牌。便饒放你們。二人無奈。黃棟只得把象牙牌摘下來。向方剛拋擲。被方剛伸手接住。呵呵大笑。手下人看見。亦都拍手喝采。方剛拿着小象牙牌回去。路上向人打聽。才知兩黃的名姓。兩黃才進關。卽戴了這個跟頭。滿心的高興。却不道猛被兜頭澆了一勺冷水。當向近處的鏢局中人打聽。才知就是馳名吉林省的方剛。兄弟倆發恨三年五載之後。定必報

復此仇。遂不回家。索性往北京等處去。訪尋名人。拜師學藝。兄弟倆刻苦勤練了三年。技藝已是大成。才別師出關。不先回家。却一逕前往長春。訪會方剛。恰值方剛被本省的一位大官。請保送家眷。往江西南昌省城上任去了。兄弟倆訪會不着。回到下處裏。彼此一商量。說無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俺們現在不如在本省各處。專門截劫方剛鏢行內所承保的鏢。使他鏢行內一時做不成買賣。定必立派專人往江西去報信。守方剛回來時。俺們就在灤州地界。上次被他打敗的地方去等他。給他個厲害。如仍舊打不倒他。俺們就立將所劫他的鏢。一齊還他。再去學武。倘如打敗了他。俺們就向他要回象牙牌。兄弟倆商量之後。卽日照辦。劫鏢。只取現銀。隨身帶着。放在下處裏。方剛鏢局裏各路伙

計都失了風。紛紛回局報告。因方剛往江西未回。遂趕緊推派專人。前往江西。兩黃在暗中打聽着信息。後卽到灤州邊界。官道上去住店守候。等了許多時日。才將方剛等着。仇人相見。分外眼清。那肯輕易放過。兄弟倆卽刻跑到上次被打敗的地方去等候。守方剛來到面前。黃棟卽阻住去路交手。方剛在得報後。一時竟想不起是兩黃所爲。及至此刻。方才十分明白。遂上前與黃棟爭鬥。鬥有兩個時辰。兩下仍無勝敗。方剛的手下。怕首領吃虧。齊上前來助拳。黃棟卽亦向前幫助兄長。彼此混合亂鬥了半天。結果那些伙伴。究竟不敵黃樑。都被黃樑打倒了。方剛因見手下都被人打倒了。心中發急。不由手足稍慌。因此遂被黃棟打敗。往後逃跑。兩黃見已得勝。呵呵大笑。卽高呼方剛站着。俺們有

話講你所保的鏢。俺們不在乎那一點如數。可以還你俺們的小象牙牌。你須得還俺們。彼此交換。此後你我互結爲友。大家往事不提。方剛聽得。把心一橫。回頭喝罵一聲小子。俺也學你們的樣。三年五載之後。再和你倆相見。你倆回去。各自時刻留心你倆的腦袋。說罷這幾句。卽從斜刺裏小路上。抄過了灤州。出關回轉長春。本人鏢局裏去。結算賬目。將所被刼失的鏢。照保數一分不短的賠償。卽日把鏢局盤讓給別人。所有各伙計的薪水。亦都各送三個月。並另送程儀。算是解散的使費。事畢後。方剛又在鏢局內。設宴給各伙伴們送行話別。席終人散。方剛卽收拾行裝。在家只耽擱得一日。卽便動身出門。到處訪求明師。因恐自己的名大。人家不敢教。特將姓名改換。直到進了雁門關。過了大

同才訪得一位名人。先去試藝校手。果然高出已上。遂卽拜求爲師。練習武藝。勤習苦練了三年。方剛本領已遠非往日可比了。料想黃家弟兄。斷非自己的敵手。遂別師出關。逕尋問到安東摩天嶺下村落裏黃家門口來。問到黃家時。恰巧黃棟黃樑兄弟倆都在裏面教授徒弟。他倆的父親正啣着枝旱烟管。立在門首。看長工在晒場上打麥做活。黃父本是從小卽練武的人。極能識人家的本領高低。當時他遠遠見一個陌生大漢。對着自家門口走來。看他那種氣概。矧腰腿雄健。舉步迅疾。已測知來人本領極好。深恐他是來拆兒子們教徒弟的場子的。（請聘教師授徒武藝。名爲立場。又稱立廠。）因此方剛尙未到他面前。他已留了心。及方剛來到面前。抱拳向黃父問訊。裏面黃家大爺二爺

兄弟倆。可在裏面不在。黃父看他氣色不善。遂還禮回問姓名來由。方剛通過名姓。直言來找棟樑兄弟倆比武。他當初既能使俺保不了鏢。俺現在當然也能拆他的教練把式的場子。如果他倆躲在裏面。教老丈回稱不在時。他倆就算不得好漢子。識趣些趕速自己將徒弟散了。從此隱姓埋名。不再出頭露面便罷。否則俺方剛肯饒他倆。拳足却不肯輕恕他倆。老丈究竟他倆在家不在家。須知這乃躲得和尚躲不脫寺。（事諧音）的他倆躲在裏面不出來見俺。把俺的的火性惹上來。可休怪俺粗暴。打將進內去。黃父見他出言不遜。這明明係料知自己是棟樑兄弟倆之父。故意說這種無禮之言。向自己挑戰的。不由心中動怒。究竟黃父是年逾半百之人。火性比少年人好些。又兼老于事故。深

知來者不善。善者亦不來。察來人的氣概。卽已料知來人的本領不弱。不僅外家功好。內家功亦頗有根基。不比尋常背黃包袱出門闖道的人容易應付。況且他挾怒而來。如果他沒有擒龍手。怎敢冒昧闖進水晶宮呢。因這一想。恐怕自己年老之人。成了個卅歲老娘。倒繃孩兒的趣事。把自己一生的英名。斷送在方剛手裏。故此強把怒氣耐着。面含笑容。回說他倆出門去了。大約早晚就可回來。你老哥貴寓何處。守他倆回來。關照他倆。就到貴寓回拜。方剛見他毫不動氣。心中奇詫。卽說既不在家。改天俺再來罷。俺現在本地的下處尙未找妥。再見。說罷回身就走。黃父守他走出村外。才緩步踱進裏面。將棟樑兄弟倆悄悄喚到後面靜室裏。問二人從前曾否和一個姓方的吉林人結過冤仇。二

人陡被提醒。不由吃驚。遂把前事說了。他父親埋怨二人不該如此狂妄。現在人家尋上門來了。見面定必大敗。或有性命之憂。如果只一味。的遜讓。也不是辦法。弟兄倆受老父一番埋怨。想了半天。忽然異想天開。想出了一條詐死計。遂對他父親說了。請問可不可行。他父親聽罷點首。說就這麼辦罷。當日弟兄倆即推說有病。不能教徒。暫停教授。詐稱出門。進城去就醫。却暗到鄉農人家去躲好。由黃父進城回來。裝出悲傷神情。向兩媳及家下人等。詐稱兄弟倆所染的。乃是時症。進城就醫時。已來不及。現已死了。即在城內先行棺檢。兩媳大驚。信以爲真。哭得哀痛異常。全家上下。無不大哭。當由黃父率領家下人等。進城去將兩子的棺柩。運回家中。辦起喪事來。一面將徒弟們散了。過了十幾

天方剛已從別處打了寬轉。游歷了回安東來。到黃家訪問棟樑兄弟。門外長工回說已死。方剛不信。但見黃家內外都貼着藍紙。的確係辦理喪事的神情。走到裏面去問。黃父親自出來招待。老淚縱橫。說今天正是兩個小兒的二七。同時裏面黃家妯娌倆正在靈前上香供酒飯。哭成一片。不由得方剛不信。又親見黃家內眷親戚人等。吊祭哭拜。方剛心忖。可惜自己本領練成後。竟未能報得仇怨。遂移步走進後面孝堂裏。逕到棺柩面前。伸手在各人的棺材頭上。拍了兩下。口中說死得好。死得好。免得你們活着現形。說罷這幾句。卽向黃父告別。逕自走了。因此外間傳說。黃棟兄弟倆已都去世。那知完全並沒相干呢。事後過了幾天。黃父才悄悄對家下男女人等宣佈。兩子無恙。叫大眾以後休

再啼哭。並暗將兩口棺材揭開蓋來觀看。大家才知裏面裝的是床破被絮。和些碎磚瓦。亂石子。黃父用手去一試。磚石都已粉碎。暗驚方剛的手勁。將遂棺材蓋好。索性裝假到底。隔了幾天。就出了喪。並暗將家搬了。黃棟兄弟倆才回家居住。由他父親親自教練他倆各練成鉄砂手及鐵布衫功夫。以防日後再遇方剛。不多時。得到信息。知道方剛回長春後。因受他先前和尚師父的度化。出家做了和尚。往長白山去修行。已不在家了。黃棟兄弟倆這才敢大胆的再出來。那天由安東趕到小三姓去赴會期。得遇夏金二人。所以金時裕很爲驚訝。卽是此故。當時四人邊走邊談。黃棟剛才將以上經過情形說完。已來到村上大莊院門口。早有人在那裏迎接。未知村上究有幾籌好漢。事業如何。

請待下回再寫。

評曰

甚矣。滿招損。謙受益。古人之言。信有以也。黃氏兄弟才懸象牙牌。以自豪。卽受創于方剛。終且以詐死免禍。作者傳此。殆亦隱寓諷世之微意也歟。

方剛一遇僧而成藝。再遇僧而入山。其畢生可謂與僧有緣。然僧實係奇人。

行脚掘參盈担。此實其欲借以誘方剛來刼而挫之耳。讀者如以爲真是掘得人參盈担者。則不免爲作者所笑矣。

失敗爲成功之母。觀于棟樑二人受辱于方剛後。乃克成藝。方剛

亦因受敗辱而成功益信斯言非謬

第十二回 是是非非爲名爲利 生生死死傳信傳疑

一七

第十二回

是是非非爲名爲利  
生生死死傳

## 第十三回

財能通神有罪亦可贖 謔足速禍無風竟興波

話說四人來到莊院門口。早已有人看見。飛往內報。四人才緩步進院門。裏面已有人出來迎接。這來接的人。乃是村上現被公推爲首領的一位好漢。名喚朱克昌。生得丰儀俊美。身材適中。自幼秉承庭訓。學武修文。立志欲圖興復邦家。所以結合同志。十分努力。每年在外借著走江湖賣卜爲名。暗中結納了各處的會黨。羅致英雄。當日黃棟黃樑。加入三家村團體的。就是由于朱克昌的吸引。自從曇雲和尚遇難以後。三家村上出入的英雄好漢。已遠不及往日的衆多。熱心亦不及往年。多虧朱克昌竭力整頓。拉攏招接。才能維持着現狀。逐漸的又興旺起

來。當時朱克昌得報有同志到來。趕忙跑出來迎接。和金時裕兩黃見面後。卽請問夏定夷的尊姓大名。金時裕忙代兩下介紹。並將夏定夷的來歷。對朱克昌說了。朱克昌和夏定夷兩下各說了些套話之後。卽讓請四位同往裏面大廳上去。邊走邊問四位是否相約同來。還是在對岸上不期而遇。金時裕將自己約同夏定夷來。在胡二船上。兩黃趕到同渡進莊的話說了。朱克昌讓四位到大廳上坐下後。莊漢們獻茶絞手巾畢。克昌將金時裕喚到簷下去悄悄問他。夏定夷是不是真實的同志。防他來做奸細。金時裕回說絕對不是奸細。遂將夏定夷從前所爲。略表告訴了些給朱克昌聽。朱克昌才放了心。卽說既然如此。夏定夷能不能宣誓加入俺們的團體呢。金時裕道。那當然可以。朱克昌

大喜。卽與金時裕同到廳上。朱克昌向夏定夷道謝他加入反清同盟的志願。要求他卽日焚香告天。宣誓共謀興復。夏定夷的來意。原沒有。一定加入團體。做反清復明事業的心。見問自忖。反正自己是個軍犯。便加入同盟。亦無甚關碍。況且平時目賭駐防在各處的旗兵。種種強暴的行爲。實亦可惡得很。因卽略不推辭。朱克昌大喜。立命莊漢們擺設香案。並備辦酒席。算是歡迎新同志的宴會。一會兒香案擺好。朱克昌請夏定夷焚香宣誓。卽請兩黃監誓。本人致過訓詞。並宣布加入同盟後應負的責任。和應做的工作。夏定夷一一聽清記牢。事畢。酒席已經在後進飯廳上擺好。莊漢來請各位入席。朱克昌遂邀請四人前往。申明此席是專爲歡迎夏定夷的。又命莊漢就去請明馬兩位莊主。和

各位好漢。同來坐席。原來三家村上。共分有三個大莊院。明朱馬三家。各居一所莊院。互相隔開。各有便門可通。其時是朱克昌當家。所以金黃等人。一逕卽投朱家院內。不往明馬兩家莊院內去。乃是村上規矩。須要先會過主持事務的首領。後才可以拜會別個。以明先公後私。當時明馬二位正各在家招待着。幾位在金黃等之先趕來村上赴會的。俠義英雄。見莊漢來請。卽邀約着各位英雄。同到朱家院內來。到得飯廳內。彼此相見後。卽互相讓坐入席。由朱克昌起立宣布歡迎夏定夷。並謝金時裕招致同志之功。和將夏定夷給各位英雄引見之意。宣布後。卽逐位給夏定夷介紹。夏定夷才知姓明的名喚復興。姓馬的名喚克元。都生得和朱克昌形容一般文弱。表面上不像精擅各種武藝的。

人。其餘各位精神都極抖擻。非常健旺。夏定夷是個精曉技擊的人。一見明馬朱三位。卽已看出他三位都是做內家功夫的人。在坐的各位。都遠不及三位的本領。滿心想看看各人的本領。但又因初會。不便啓齒。遂借着起身斟酒。和全體各位表示親近爲由。斟到金時裕。暗將此意對金時裕說知。請他想法。金時裕點頭會意。守夏定夷回到原位後。金時裕卽向朱克昌建議。請他發表意見。要來赴會的各位。都各在席前舞一回刀劍。或練一趟拳脚。助飲酒的餘興。朱克昌連稱很好。向大衆宣佈過此意。卽首先由他自己本人起。離位拔佩劍在席前舞了一回太極劍。接着明復興舞花刀。馬克元舞四十八劍。金時裕舞流星鎚。雨黃對舞短劍。在座諸人。逐一依次舞畢。無不各盡其妙。各竭其能。掌

聲四起。采聲不絕。大眾既都練過。該輪着夏定夷了。大家都要看看他的本領如何。所以無不格外留神。夏定夷暗暗忖度。這真是作法自斃。邊想邊起身離位。在刀槍架上取下一對金裝鐧來。當筵將鐧法施展。盤旋如飛。恍如一團金花籠罩着。簡直無人能看得清楚。大家看到妙處。無不拍掌叫好。夏定夷將鐧法使完。莊漢們接過去。由朱克昌起。各人都賀夏定夷一杯。夏定夷謹敬領謝。各回敬過了。這才大家暢飲用菜。席間朱克昌當衆宣布。報告最近各地組織的秘密機關。在吉林哈爾濱兩處。新添設了兩所支部。但事務進行甚緩。簡直沒有進展。希望各同志從此格外努力。朱克昌報告畢後。在座諸人。除去夏定夷外。齊都紛紛發言。各報告些事務。並提出意見。互相討論。明復興主張現在

南方各省初被清軍平定。太平天國的餘黨。各省甚多。人心尚未全安。不如乘此把東三省的全體同志。邀齊了同到南方去。結合太平天國的餘黨。合力共舉大事。或許可以成功。馬克元主張先分派人到南方去聯絡。守有了端倪。然後再動手。大家都贊成馬克元的主張。當即議決通過了。又議決了些進行的各事。方才止酒用飯。飯畢散到大廳上去。各談論了些近情。當日又趕來了幾位英雄。夜間又紛紛聚議了幾個鐘頭。方才各由明朱馬三位。分別招待着到各處客室內去安息。次日是正期。又從外路趕來兩三位。大家會齊後。復又討論了些事務。金夏二人本和解差說明了的。怕四名差人不放心。生出別的枝節來。遂于重陽當日傍晚時分。告別了大眾。趕回客店裏去。四名解差正在店

裏抹牌。見兩人如約趕回。不由大喜。遂有兩個差人立起身來讓兩人入局。兩人搖頭。逕回房內更衣。出來看四人鬥了回牌。四人問二位往那裏去來。二位胡亂應了兩句。說了個地名。牌局完畢。方才用晚飯。飯後早早安息。次日結賬上路。金時裕在路上悄悄告知夏定夷。三家村平時不逢會期。例須隔岸用信號。才有船搖過河來迎接。從前信號是三枝袖箭。或是三枝鋼鏢。自從朱克昌爲領袖之後。特將信號改爲五塊問路石子。發石子的人。須立在河邊上明處。石子須拋擲到對岸蘆葦叢中去。這管理渡船的頭領。名喚胡二。平時胡二不駕船擺渡。搖渡船的乃是他的手下。如擲過五塊石子往對岸去。有人搖船出來。問是誰在對岸。到此找誰的。須得回說老胡有事的。方才可以得渡過河去。

朱克昌所以改換新信號的。因恐從前的信號。怕日久洩露在外人耳內。防有奸細。更恐怕來者是位文人。不會打袖箭鋼鏢。所以才改用石子。比較的容易些。夏爺下次如欲往村上去有事時。須得用這個信號。如在會期。只須往俺們這回去時。在蘆葦邊老地方喚聲胡二。馬上就可以有船來接。夏定夷聽罷。記在心中。暗忖村上的規律。很像水滸傳梁山泊上的規則。只可惜不像梁山泊上須要朱貴酒店。後面水亭子裏。射响箭的辦法。來得穩妥。這辦法守下次大會時。我再提出意見來。問大衆以爲如何。當時也不再說什麼。兩人在路上沒甚耽擱。那日來到黑龍江省城。四名解差同投衙門去交了犯人。呈遞公文。請求回批。兩人當堂被縣官判令暫時寄監。並將兩處差人的回批。亦在當堂批。

好了。四名公差退下堂來。到班房裏將夏金兩人的包袱等件。交付了兩人。兩人又各送給差人些程儀。當日兩人卽被暫時收禁在外監裏。過了兩天。縣官才令差役將二人提出監來。問訊過二人有何技能。卽分派二人去做活。二人帶的銀錢本很豐足。當卽用銀錢賄托縣衙裏的師爺。化錢買好了縣官。二人雖不會做活。却可以僱人去替代。日期久了。索性連僱人替代的麻煩都可以免了。夏定夷來時。本不預備一定再回廣東。所以到黑省後。卽安心賃屋居住。初時與金時裕同居。後來金時裕請縣衙內師爺代擬了張稟詞。呈遞給縣官。請求法外徇情。准予放回原籍。所有未滿限的日期。准許罰款贖罪。縣官早已受過好處。此刻又收了孝敬。當然不予批駁。立刻照准。金時裕旣得准如所請。

遂卽擇日別了夏定夷。逕回錦州家中去。到家時。他兄弟金時豐不在家。問時。家中人回說。他往府衙去聽審案。並做證人去了。大約還有一會。就可以回來。金時裕聽說兄弟去到案作證。忙問是什麼案子。要不要緊。他年紀輕。如說話錯了。可不是要的。這是誰來請他去的呢。他老婆道。這是二爺自己攬的事。無端的要給人家打不平。自願去給人家作證。有誰曾來請他呢。金時裕聽說兄弟給人打不平。心中很是歡喜。卽又緊問是那家的事。什麼案子。他老婆道。你才回來。歇息罷。停會你兄弟回來。你自能知道。倘或被官押起來。那便是他愛管閑。多事。有事自尋苦吃。怪怨不着人。金時裕見老婆說話頗不賢惠。心中不由不悅。隨又問二爺究因誰的事。他老婆見他面色板起。不敢再說不中聽的。

話。遂將原因說將出來。說猶未完。忽見一人匆匆的氣喘跑來。見了金時裕。先請了安。卽說大爺不好了。二爺去。到堂作證。被知府判令收押。二爺叫俺回來報信。現在大爺既已回來。那再好也沒有了。金時裕認識此人。乃是舖子裏的學徒。名喚方正。是本城人。爲生頗靈敏活潑。見說卽問他詳細。方正把府官問案。二爺作證。挺撞了知府。知府動怒。才將二爺吩咐收押的話說了。金時裕得知詳細後。因爲事關人命。又兼兄弟被押在知府衙門內。不得不趕緊去問。遂卽洗臉梳辮。更換衣服。帶上銀子。立刻離家前往府衙。先尋着府衙的一位師爺。向他化了些小費。打聽案情。又到待質所內去探望兄弟。兄弟並不在。遂轉向班房內去找了一位相熟的捕頭。問知他兄弟才又被知府傳命將他改繫

簽押房裏。怕他在班房或待質所內。與人會見。教會了口供。金時裕沒法。只得暫且先拜托那捕頭照應兄弟。不吃什麼苦。隨即挖腰。送那捕頭幾兩銀子。捕頭微笑答應。拍着胸脯。說這是俺們弟兄們的事。儘請放心。有什麼消息時。准定即刻送信給你。金時裕謝別了那捕頭。心忖釜底抽薪。才能有用。遂急急前往那苦主人家去調查情形。調查明白了。回身即去找本城的一位著名刀筆。請他馬上做好一張稟單。親自帶着。跑到知府衙門去擊鼓呼冤。差人把他帶着。進去回話。究竟是什麼命案。值得金時裕如此驚慌。詳情且待下回續寫。

### 評曰

朱克昌明復興等之名氏。均隱寓反清之意。此作者筆細處。

朱克昌改信號。並問金時裕。怕夏定夷係間諜。此不僅寫朱克昌心細。且爲後文作反引映射也。

三家村上領袖。前文祇言其姓。而不傳其名。待至本回始出者。蓋迂迴其文。並示重也。

借夏定夷目中看出。寫朱馬明三人係做內家功者。判爲高出衆人之上。又上回寫兩黃由其父教練。練成鉄布衫鉄砂手等功。看是閑文。而不知凡此。乃都爲後文伏筆。

金時裕代人充軍之事才完。金時豐又代人作證之事已出。文如波濤。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妙。

僅先寫金時豐挺撞府官被押。而不寫其爲何人何事。此不僅爲

用倒叙法且實欲使讀者爲之着急。急欲觀下文以明究竟也。

### 第十三回

財能通神有罪亦可贖 謹足速禍無風竟興波

第十三回

財能通神有罪亦可贖  
諺足速禍無風竟與波

## 第十四回

人間巧事戲語成讖語 天外奇禍喜劇變悲劇

話說金時裕因他兄弟被押。又爲着人命重案。一時性急。故此趕奔到刀筆家中。請他做好了一張訴狀。馬上就跑到府衙。擊鼓告狀。知府聽得鼓响。趕緊升堂問案。命公差把擊鼓告狀的帶上堂來。問可有狀子。金時裕從身邊取出一張訴狀來。呈獻上堂。差人接過。遞上公案。知府接過。鋪下觀看。……看官。你道金時裕爲了什麼命案。抱不平。攬是非。到案作證。被押呢。原來錦州城內。有家姓游的。是個半商半讀的人家。家道頗稱富有。主人名喚游福通。生子二人。長子名喚富華。次子名喚富強。游福通少時因屢攷不第。恨而改習商業。在本城天津兩處。各開

參行和皮貨莊專收人參皮貨等件。進關去販賣。每年買賣不小。兩地四舖僱用的經理柜員學生頗多。就中在錦州參行裏的伙友中。有一位姓邵名豪的。和金時豐是莫逆的契友。那邵豪生性最愛和人說笑話。往往能嬉皮笑臉的使人發噱。不好和他急臉認真。又能正言厲色的使人信他的笑話爲真。及至結果才曉得他是開的頑笑。因此人家給他起個綽號。叫他做油嘴鬼。他亦以此自豪。有一次他和一位同事正言正色的說他家中要有要緊的事。叫他趕緊回去。那同事不信。問他怎麼能知。他說你夫人腹痛。要臨盆了。叫你買紅糖草紙。即刻就回去。我本不曉得。因才遇見你家僱用的何媽。急急的跑來看見我就托我梢口信。我叫他自己來。他說要緊去請穩婆。怕誤了事。再三鄭重托我。

我才回舖對你講。那同事的內人正屆足月。見他毫無笑容。不由不信。即刻到隔壁糖香雜貨舖內去請了香燭。買了紅糖草紙。命舖內學徒帮忙拿着。急急跑回家去。他老婆正坐在房內綉鞋花。並沒有腹痛的事。夫妻們又好氣又好笑。那同事回轉參行內。向邵豪理論。邵豪大笑。合舖的人亦無不拍手笑呵呵。便有人笑勸道。你難道不知他是個外號油嘴鬼的小兒。怎麼竟會聽了他的話就深信而不疑呢。邵豪笑道。這是俺給你夫人催生發兆。叫你早點買好了應用的東西。免得臨時慌忙。原是好意。說得那同事亦變怒爲笑。祇得罵了他幾句貧嘴賤舌。好嚼蛆的促狹鬼。但願你將來在這油嘴上吃回大虧。俺才稱心歡喜呢。邵豪和人家開頑笑。往往都是如此。那時候因爲他少東游富華。

第十四回

人間巧事戲語成讖語 天外奇禍喜劇變悲劇

四

聘娶本城東門外楊光宇的女兒爲妻。將要到吉期。邵豪平時亦是和游富華說笑慣了的。這天笑對他說道。少東娶親。這破題兒第一遭的大事。少東尙未經過。人道可算得是個外行。不如到期讓俺先給你做個代表。做一回吃力不討好的先鋒官。免得你的那位如花似玉的少夫人。因你不諳行。多吃許多冤枉苦。游富華當時一笑置之。亦未多說什麼。僅罵得一聲渾蛋。再貧嘴時。看俺不打你的耳刮子。過了幾時。已屆吉期。游家本與金家有往來。所以這天金時豐亦去送禮道喜。在宅吃喜酒。鬧新房。邵豪當然是藥中的甘草。也在財東家中帮着招待賀客。川流不息的。內外忙碌。邵豪因平時太貧嘴。恨他開頑笑的人多。這天大家暗結好同盟。存心要灌醉了他。使他傷酒。略報他平日之仇。

邵豪徧又平生愛好盃中物。嘗自命不凡的稱自己爲李太白第二。論他的量的確非常人可及。無如這天大衆是預先約好捉弄他的。所以結果邵豪這天竟被大衆用猜拳行令。擊鼓催花等種種方法。把他灌得爛醉如泥。嘔吐不省人事。大家方才饒他。但因彼此都暗中和他有些不睦。所以無人肯送他回去。金時豐因和他素來交好。這時遂親自護送他回家去安息。事有湊巧。其時錦州有一過路的漂亮竊賊。衣冠華好。容貌美秀。那賊不僅面龐兒身材兒有些像邵豪。卽年齡亦相髣髴。這天他因走游家門口經過。有見車馬臨門。如水如龍。裏面鼓樂喧天。十分熱鬧。遂大搖大擺的撞將進去。冒充賀客喜事人家。遠來親友頗多。又有新親上門。所以陌生人至夥。極難稽問。因此偷兒卽能乘機。

下手。當時那竊賊撞進裏面。大家都以爲他是賓客。並無一人疑心他是賊。別人坐席。他亦混了一頓白吃。晚間席終人散。他竟混進新房內去。本意是想偷衣物等件就走的。却不料冤枉孽障。新郎因被朋友們勸住在前面打牌。不放他早進洞房。新房內湊巧只有新娘一人獨坐在床沿上。喜娘因要大解往別房去了。女客們散的散了。未散的都在別房裏忙着賭錢。游家的女眷少。倦極的偷着去睡了。未睡的要忙着招待女客。分不開身。所以新房內無有別人。那賊進房時。因見新娘貌美。帶着酒意。忽然動了淫心。常言色胆如天大。酒爲色媒人。那賊淫心發動後。陡然心猿意馬。按捺不住起來。乘着無人在側。竟大胆冒充新郎。去掩上房門。脫去長衣上床。又給新娘寬衣解帶。新娘初來。又兼其

時舊俗。新娘例須閉着眼睛。因此一時不能辨識來人是否真正新郎。當時卽被那賊行了輕薄。那賊究竟賊胆心虛。不但時候極短。而且更不敢入夢。輕狂以後。新娘朦朧欲睡。他卽乘機將新娘手臂上的金戒指手鐲。髮髻內的金釵耳環等項首飾。推說代她取下來收好。立卽匆匆穿衣下床。藏好首飾。開房門出外。幸喜無人看見。匆匆逃跑了出門。去得無影無踪。到得夜深時。男賓不能認真的去拖住新郎不放。誤去人家的良辰美景。遂卽大家送新郎入洞房。送房後。男賓各散。新郎遂脫衣上床。新娘見忽然換了個新郎來。不由大驚。驚極了。忍不住放聲號哭。推新郎下床。問他因何敢大胆來充新郎。新郎駭詫其言。急問原委。新娘遂喚喜娘來問。證明果是真正新郎後。新娘心中已是明亮。

羞恨已極。遂帶婢將適才之事說了。新郎大駭。同時游福通老夫妻倆及未散的男女客等人。聞得哭聲。也都趕來探視。聞知不由一齊驚詫。大家責問喜娘。喜娘說自己去大解。實不知情。原來那喜娘是個有大烟癮的人。所以大解乾燥。屙屎非常困難。經時亦頗久。大家聞言。雖相信他是真不在房內。但却不能無疑。新郎又追問新娘。那冒充新郎的人。服色形容如何。新娘回說。羞人答答地。實未能留意細辨他的服式形容。只記得他伸右手來扯我的。小衣時。我和他掙扎。覺得他是六個指頭的人。新郎聽罷。不由心中一動。陡然想起邵豪。原來冤枉湊巧。邵豪也是右手六個指頭。新郎因從六指上想到邵豪。更想到邵豪前幾時和自己說的笑話。越想越像。越想越氣。心中一怒。遂對衆人道。是了。

這定是俺們參行內。那個油嘴鬼。邵小子做的事。他今兒裝假醉逃席。原來却真個做出這件事來。還當了得。不殺了他。決不干休。大家忙道。此事關係甚大。你何能說一定是他呢。新郎把邵豪說的話。告訴給衆人。又道。當初俺當他說着頑。那知他竟是真的。早有存心呢。倘不然。他的酒量素豪。往日飲酒。從未醉過。何至今兒就徧徧的醉了。呢。新郎越說越像。大衆聽罷。也越想越像。都說這大約一定是他。新郎一時氣忿。不過。新娘又說首飾都被那廝脫取下來。拿去了。新郎更加氣怒。按捺不住。遂走出房外。逕往廚房裏去。尋了把切菜的鋼刀。藏在衣底下。一口氣跑到邵豪家去。邵豪正在和衣睡在床上。金時豐送他回家。被邵豪的兄弟留住打小牌。其時尙未走。游富華擂鼓價敲門。裏面聽得忙。

第十四回

人間巧事戲語成讖語 天外奇禍喜劇變悲劇

一

問是誰。游富華應聲是俺裏面。遂將牌局暫停。邵豪的兄弟便去開門。游富華進門。卽問邵豪在家不在。邵弟回稱酒醉回家。睡猶未醒。說着話。同來到堂屋裏。游富華又問睡在那面房裏。金時豐等見他面色不佳。又兼是氣急敗壞的。料知定有事故。忙問何事。游富華說有要緊話。和邵豪面談。大家恐有意外。遂伴着同進邵豪的臥房。游富華進房後。卽從衣底下亮出刀來。虎一般猛撲到邵豪的床前去。衆人大驚。金時豐趕着搶步上前扯住了。游富華的右手。從他手中奪下刀來。口中說有話好講。因何要動刀。大家亦都上前將他阻住。驚問何故。同時忽聽得外面又有人叩門甚急。邵弟唬得渾身抖戰。走去問明開門讓進幾個人來。原來是游家的親友等衆。因見游富華神色不佳。匆匆跑出門。

去。大家不放心。怕鬧出大亂子。所以約着一齊尾隨着。追趕將來。游富華被衆人問其原因。氣得面現青紫。半晌說不出話來。祇說了兩字道。好好。游家親友追到。將情形代他說出來。邵弟及金時豐等無不錯愕異常。這麼一陣响動。已將邵豪從床上驚醒。醉眼朦朧的問大家爲了何事。游富華見他起身。問爲何事。只道他是裝佯。格外如火上澆油。欲扑上前去打他。被衆人扯住不能動手。急得他破口大罵。邵豪恍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酒亦被他罵得嚇醒了。不知所云。只得又問何故。他兄弟將游富華帶刀來尋凶的原因說了。又說若非金二哥在此。兄長怕不已遭了毒手。邵豪聽罷。驚怒交集。也顧不得他是小東家。自己是伙友了。遂亦惡聲必反的回罵。並賭神發咒的向大衆申明被誣。游

富華那肯相信。決不甘休。立即兩下揪扭起來。被大眾扯勸開了。天光已亮。游富華拖住邵豪。防他逃跑。說要結辯子和他去打官司。告他奸淫婦人和盜竊首飾的罪名。邵豪也要和他見官明冤。並告他誣枉。要辦他帶刀行凶。和賠償名譽。衆人見事大。非可片言勸開。遂亦只得由他們倆去打官司。二人揪扭着同往縣衙告狀。知縣因審問別案。這天特別提早升堂。才升公堂。游邵兩人已扭作一團的到來。跪在堂上。告訴雙方各執一詞。縣官因別案要緊。遂吩咐捕快將二人帶下去補狀。二人還未退下堂。忽聽門外鼓响。差人帶進兩個老者。亦揪扭着走上堂來。跪倒。高呼青天大人伸冤。縣官只得將別案暫擱。先問兩老誰是原告。兩老正是游福通和楊光宇。兩位親家。因爲游富華跑出新房。去

尋邵豪問罪後。游家上下的人衆紛紛亂亂的不安。一時不曾留意。那知新娘卽于這大家忙亂時間內。心中羞媿忿恨。又肉疼那些首飾。自恨貞節已失。對不起丈夫。將來在婆家如何做得起人。因此一怨。遂生了個尋死的念頭。恰巧游福通平時亦抽大烟。這天喜事。親友抽烟的人亦多。所以房內放着烟燈等物。又怕人雜。大缸烟全放在烟盤內。消耗太多。所以把一大缸烟膏藏在新房內。預備有誰要抽。卽到新房內挑煙。這時新娘因怨恨生了短見。猛然見桌上放有大煙。把心一橫。推說要吃點心。把喜娘支出房去取。她卽乘空跑到桌前。把一缸鴉片煙膏一口氣全吞服下了肚。急回身睡進被內去。等喜娘把點心拿進房來時。新娘已因吞服太多。發作得快速。睡在床上呻吟了。喜娘大驚。急

急高呼不好了。你們快來救人。新娘服毒尋死了。大家聽得。紛紛奔進新房。看見情形。慌速設法灌救。游福通老夫妻倆更急得蹬足趕緊派人打轎子到楊家去報信。接親家上門。楊光宇夫妻得信大驚。遂即乘原轎趕到游家。一見女兒已不中用。不由大哭問女兒爲何如此。新娘已不能說話。強木着舌頭。祇流淚說句請爺娘給可憐的女兒伸冤。卽已翻鳳目。伸金蓮。啊吓一聲。香消玉隕了。楊光宇夫妻痛女兒死得冤枉。向游福通夫妻理論。怪游家太無人管事。放閑人進房侮辱他女兒。又用鴉片煙逼死了他女兒。游福通夫妻焉肯承認是逼死呢。說這是新娘子羞愧自盡。怎好冤怪別人。正在烏亂着。人報新郎同邵豪揪扭着同往縣署去打官司了。楊光宇聽得。卽跳起身來揪住游福通。說你

夫妻兩口子休想狡賴得了。俺和你也打官司去。游福通心中正急得痛苦難當。被楊家夫妻哭鬧得沒了主意。見說兒子又進了衙門。一時氣急。還管得什麼。況且此事亦非經官不能了結。遂亦毫不畏避。兩人扭着同往知縣衙門。到門前時。楊光字卽搶先擊鼓。被門差上前帶住。拉進裏面大堂上去。回話縣官因係擊鼓告狀。所以只得先審。畢竟如何審結。請待下回續寫。

### 評曰

讀本回乃益信有子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之言爲金科玉律。邵豪以油嘴而得奇禍。雖曰冤遭。然其實咎由自取耳。願天下之好爲戲言者。共以邵豪爲鑒。

作者命名。都有微意。如上回之刁旦。本回之邵豪。讀者諧音而求之。可以想見其人。

天下事之巧合者甚多。固不僅本回之事爲然也。然則世人果以南容自居者。則可免禍矣。

新房內無他人。致爲竊賊所乘。游家大是疎忽。然今世之疎忽如游家者。固頗多也。作者傳此。殆亦心所謂危也歟。

吾嘗謂竊賊之罪。爲可殺。觀夫本回。益足徵吾說爲有理由。若原情恕之者。特婦人之仁耳。吾不取也。

## 第十五回

糊塗官糊塗定讞 慷慨士慷慨陳詞

話說知縣問明楊光宇游福通兩親家的口供。正與游富華告邵豪奸盜的話是相連的。兩事正是一事。遂併案審理。更因係人命重案。案情又離奇曲折。遂索興把別案攔置。提前先審游氏父子及楊邵兩人。問罷卽命傳本署的仵作。帶全班皂役。前往游家驗尸。卽在游家大廳上設公座。細審過游家男女老幼上下人等。令將喜娘鎖了。帶回衙門。詳細盤詰。本來知縣對於此案。初時問過游邵二人後。卽認爲容易解決。是不是邵豪。只要把新娘傳來一問。片言卽可解決。所以並不認作爲難。此時新娘已死。奸盜之外。又有人命。案情不但比前重大。而且成爲

死無對證。極難解決了。僅憑新娘說來污辱她的人是右手有六個指頭一語爲根據了。因此疑心喜娘大解。或係有意避去。所以將喜娘帶回衙門。細審多時。喜娘總是據實供招。經用過許多刑具。喜娘死而復活。前後幾次。都是一般供詞。說與新娘被人污辱的無關。知縣見問她不出。只得命喜娘具結。交保釋放。一面命楊光宇。好生回去。容候破案。又命將游福通富華父子交保。暫且回去從優收殮新娘。聽候傳審。當堂嚴囑楊光宇回去後。不許與游家父子爲難。知縣所以要將游家父子交保的。就是因爲新娘的死。他父子應負前後疎忽之罪。更恐有逼死新娘的嫌疑。尤其對於游富華。怕他是冤屈邵豪。有誣告之罪。所以要將二人交保。縣官將各人發放了。這才將邵豪帶上來細細盤駁。問

他在什麼時候飲醉。何時到家。回家後。是否就睡。更換過衣服沒有。又因新娘的首飾被竊。料知竊賊半夜裏不能將首飾變化銀錢。所以派人將邵豪的衣褲驗過。有沒有沾過污穢。又派人到邵家去搜查。回報不曾查着。縣官奇怪。遂用刑拷問邵豪的口供。邵豪那裏肯招。直打得皮開肉綻。血流腿臂。直至死去活來。仍無口供。縣官着急。只得命將邵豪暫押。派人到參行內去調查。邵豪往日曾否有過代做親郎的戲言。回報果曾有過。縣官疑心奸盜行爲。定係邵豪。因又將邵豪提出嚴訊。第一個硬證新娘死前說過來人右手是六指。偏巧邵豪右手是六指。第二個證據。邵豪在前曾親口對新郎說過戲言。此事不是邵豪所爲。更有誰人呢。因此嚴刑盤詰。竟使邵豪有口難分。實在受刑不過。只得

胡亂招成。縣官得供後。卽據供定了斬罪。只等秋決。消息傳到外面。邵豪的親族人等。無不大驚。雖欲代他想法。但事非目睹。究竟真相如何。不敢判斷。誰敢出來多管閑事呢。只有邵豪的兄弟和那晚在他家同桌打牌的金時豐及他兄弟的兩個朋友。知道邵豪是冤屈。此外別無人知。當時這話傳到金時豐耳內。不由大驚。心中不服。連罵好個昏官。草菅人命。一口氣跑到邵豪家。問邵弟曉不曉得。難道就當真這麼看邵豪等死不成。邵弟流淚回說。家兄含冤負屈。知者極少。游楊兩家又催官嚴辦得緊。俺正想不出個計較。意欲往府衙去上控。又苦于俺那兩個朋友胆小。不敢多事。出來做個證人。俺正想到府拜求二哥。承二哥的情關愛。不知二哥肯同到府衙去做證人麼。金時豐道。坐視朋友

冤枉。至死不救。五倫中還要有朋友這一倫做什麼呢。你快去請人做狀子。俺回家去料理些事務。你把狀寫好。就到舍下來。俺就同你往知府衙門去告狀。邵弟大喜叩謝。金時豐還禮告別。即刻回家料理事務。並把代邵豪去作證的事。告知家中人。他嫂嫂聽得。說二爺你何必如此。好多事。別的事多多罷了。打官司的事。也是多得的麼。爲人一世不見官。就是前生修得的福氣。金時豐道。大嫂有所不知。這並非俺要多事。實因明知朋友冤枉。被判定死罪。怎能坐視不救呢。他嫂嫂見勸他不聽。心中生氣。豬起嘴唇。一句也不再說了。到晚邵豪的兄弟才請刀筆把狀寫好。拿來。請金時豐過目。大家商量好了言語。說今日已晚。明兒早起再去罷。說罷別去。第二天清早。邵弟跑來。請了金時豐各帶了

個伴當同到府衙去喊冤。命伴當在外候信。知府正坐早堂。由差人把二人帶上堂去跪倒。呈上狀紙。知府接狀看過。就命差人到縣衙去請知縣。並將邵豪從監中提來聽審。一面又將關係本案的一千人證。完全傳來。不多時知縣請到府縣見面後。談了幾句。即便升座。同審知縣先命傳邵豪的兄弟上堂。問了他幾句。即又喚金時豐到案前來。問過他的姓名職業年齡住處。即詐喝道。本府把你這胆敢強硬出頭的訟棍。要嚴刑拷問。你當初因何不于邵豪被監在縣裏。未判定罪名之前。到案作證。等到此時。忽然強預人事。教唆邵豪反供。分明是個萬惡的訟棍。你且從直招來。金時豐從未見過官府。被知府這麼一喝問。又拍着驚堂。命抬大刑。嘩喇一聲。夾棍已摔在案前。金時豐見了這陣仗兒。

不由一驚。呆了一呆。知府喝問快招。兩傍差人應聲亦喝了一回堂威。金時豐又嚇了一跳。幸虧他此來是抱的義憤。完全是實情。所謂真金不怕火。因此一呆之後。卽已鎮定。從容回道。大人容稟。當初邵豪尙未定罪。知縣大人未曾傳喚小民。小民不能到堂作證。此時邵豪已判定死罪。小民和他是朋友。明知他是冤屈。所以不忍不出來給他說句公話。又兼因他兄弟知道小民曉得他負屈含冤。特來問小民。所以小民才敢到案作證。如說小民教唆。小民有何權能。豈敢如此大胆。還請大人明鑒。知府見他年紀甚輕。口詞却老。遂說本府問你。你旣到案給邵豪作證。旣然新娘不是邵豪奸污盜竊。那麼是誰所爲呢。況且邵豪右手正是六指。本府才已驗過。難道還另有一個右手六指的人在那裏。

麼。你且把證明不是邵豪奸盜的情形理由講來。金時豐見問。卽說小民只能證明不是邵豪所爲。却不知正犯是誰。如果知道正犯時。狀上還不寫明麼。早就把他抓住。送到大人案前治罪了。說着卽將當日邵豪醉後。自己送他回家。被邵弟留住在他家打牌。寸步未離。邵豪醉臥在床。始終未出房門一步。直待游富華持刀到來。邵豪酒尙未醒。仍舊和衣睡在床上的情形說了。又說大人明鑒。游富華邵豪兩人都和小民是至好的朋友。和小民都無恩怨。如不是實情。小民何敢多話。倘有半字不實。小民甘願在大人台前領死。知府道。你敢具結麼。金時豐回稱。小民情願具結。如果不實。情願抵罪。知府卽問縣官。貴縣意見如何。縣官道。容卑職問他。卽喝問金時豐。你分明和邵豪是同黨。大胆才敢

到案作證。本縣問你。當晚邵豪將新娘首飾偷去。曾分派多少給你。你才敢出來作硬證。你既知邵豪不會做。却又不能知是誰做。這不是分明虛證麼。金時豐道。大人問到金首飾。即此可知大人斷邵豪死罪不當。邵豪既偷了首飾回家。贓在何處。大人因何不會問明。起出原贓呢。況且邵豪吃得爛醉。如同不省人事。游家親友。人人都知。小民送他回家。在他家打牌未走。尙有同桌打牌的兩人。大人不妨將兩人傳來詢問。究竟當晚邵豪回家後。曾否再出到外面。知縣拍案喝道。好利口的訟棍。胆敢說本縣斷事不當。邵豪當晚如不會做奸盜的事。焉肯在縣衙畫供。分明邵豪當晚犯罪。與你同謀。由你明裝送他回家。却不會就回家去。由邵豪回到游家新房內行過事。才回家去。你又故意伙同黨。

羽在邵家看牌。以備爲案發作證的地步。這都是你們串通的詭計。想到府衙上控。快從直招來。免皮肉吃苦。講金時豐道。大人之言。全與事實不符。當晚小民送邵豪回家。兩人都是乘的轎子。有四名轎夫。可以證明。是否逕到邵家。和半途停轎。那兩位同賂的人。和小民係那晚初次會見。怎麼說是黨羽。邵豪身雖爲參行伙友。家道尙還小康。何至行竊呢。大人當時用嚴刑逼供。邵豪無奈。才被屈打成招。知縣大怒。對知府道。請大人傳命用刑。這奸民不打。決不肯說實話。知府遂又問金時豐。當晚送邵豪回家的。可還有別個麼。金時豐回說沒有。知府又問。你可知邵豪先曾說過。代作新郎的話麼。金時豐回說不知。請大人明察。邵豪平日素愛和人頑笑。有油嘴鬼的外號。卽有此戲言。亦作不得真。

況且游家是他的財東。他豈有這種胆量。敢和自己的飯碗作對。知縣大人說分派金器與小民。小民家道頗堪溫飽。何至貪受這種微末的不義之財。況游富華和小的。是知己朋友呢。大人請想。三尺之下。何求不得。邵豪被非刑所逼。只得亂招。豈能作爲憑信呢。知府聽他說得頗近情理。但是邵豪明明右手是六指。這還有什麼。可以狡賴的呢。因卽又問知縣的意見。知縣道。卑職愚見。邵豪右手六指。正和死者之言相符。卽此已可無疑。又推情揆度。如果是竊賊。必然不敢到喜事人多熱鬧的人家去偷。況且縱然大胆。敢去偷。決不致敢行奸污之事。這分明是邵豪當時醉酒後。鼓動淫心。乘酒興才敢如此大胆。毫無顧忌的。上床強行非禮。他本意並不要偷盜。乃是因事後恐怕破露。所以才用此

手段。故意偷盜首飾。使人不致疑他。認定這是竊賊所爲。好使他漏網。卑職推情度理。想了又想。所以才敢斷定是邵豪所爲。經卑職在縣衙詳細審問之後。邵豪賴無可賴。才照實供認不諱。這分明是他招供後想死裏求生。教他兄弟約了這個訟棍來作硬證。到大人台前來翻前供。好改成活罪。依卑職推想。或許當晚邵豪偷盜金器之後。因意不在此。所以即將首飾等項。轉送給金時丰。金時丰得了好處。所以才不開口。並且到案來作證。想救活邵豪的罪名。大人請想。如不是邵豪。何至有六指之人。如此之巧。況且竊賊偷盜後。必有原贓可吊。今邵豪案破而無贓。其隱情亦可想而知了。知府道貴縣曾派人到外面銀樓當舖裏去調查過原贓的下落麼。知縣離座欠身道。卑職因邵豪已經招認。

所以並未派人去調查。此係卑職一時疎忽。求大人包荒。知府舉手笑讓請坐。卽說貴縣的忖度雖然有理。但原贓却亦是件最要緊的證據。豈可不派人調查呢。知府說罷。卽喚游福通和楊光宇上堂。問他們兩家。事後曾否派人到典當銀樓去調查過。兩人同回。民人們曾親去調查過。據本城利濟典櫃上朝奉說。卽于出事的次早。曾有個很禮面漂亮的人。來當過一對足赤金鐲。又據福星銀樓掌櫃的說。亦在當日午。前門市收得拆換了現銀去的釵環戒指等首飾。兩處的東西。民人等都會要出來看過。果係原物。但因仍要化費銀錢。才可取回原物。民人們所以不曾取回。照兩處所說的來人年貌。頗與邵豪相符。但都未曾留意其人右手是否六指。其時邵豪已被禁在縣。據民人們推測。這當

兌首飾的人。大約就是邵豪的兄弟。不然那人的年貌。何至能與邵豪相髣髴呢。知府聞言點頭。舉目把邵弟看了兩眼。果與其兄面容相似。遂深信此案果係邵豪所爲了。因卽喝令邵弟跪倒。嚴詰他當日去銷贓。共當得兌得多少現銀。又詐說今日你到本府來告狀。乃是出于手足友愛之情。本府並不深怪你。只要你把當日所得的現銀。數目多少。以及實情招供出來。本府絕不難爲你。並立刻放你回家。倘如不招。可是你自討苦吃說罷。向二傍一望。喝聲看大刑伺候。差役等一聲堂威。鐵索板子夾棍等嘩喇噲唧嘆。鏘然並作。嚇得邵豪的兄弟遍體篩糠。價抖戰。差役們用板子按住在邵弟屁股上。連喊快招快招。那光景只待知府一聲打。卽動手。此乃官府嚇詐供詞的慣技。邵弟從未見過。

這個陣仗兒。那得不嚇得魂魄散呢。但他委實不曾銷過什麼贓。叫他從何招起呢。因此極口呼冤。嚇得放聲大哭。無言可招。只得又將他兄長回來後實情訴了一遍。知府大怒。遂命打差役看手勢。打了二十大板。邵弟伏地哀呼。依然無供。知府又命將金時丰按倒。用夾棍套起他雙腿。喝問他的口供。金時丰大怒。指着府縣官大罵贓官。斷事如此不明。既然銷贓有人。可知奸盜的另有罪犯。試問邵豪已到縣衙。他兄弟還能從容不迫的到街上去大胆銷贓麼。只要把當舖裏朝奉。銀樓內掌櫃傳來對證。即可明白。難道王法可以隨便加于安分良民的身上麼。真太混賬。豈有此理。金時丰罵得痛快。那夾棍可就不肯容情。早由知府喝聲收。差役們將繩子收得緊緊的。痛得金時丰暈了過去。噴

水回醒過來。那有半句口供呢。知府只得吩咐退堂。暫帶下去。收押一千人犯在班房裏。所有楊邵兩家的人。回去候傳。府縣官卽同離公座。往後衙去談話。商量問供之法。一班人退出堂外。那跟邵弟金時半來的兩個伴。常在外邊得了信。嚇得各跑回去報信。恰巧卽是時金時裕由黑龍江回來。問知原由。心急萬分。忙去找刀筆寫狀。馬上就到府衙。擊鼓告狀。差人把他帶上堂。知府看罷狀子。說金時裕。你敢在本府面前領限麼。金時裕回說。民人敢領。究竟狀上說些什麼。領限做甚。請待下回再寫。

評曰

知縣不吊取原贓。卽坐實邵豪之罪。其疎忽如此。何能爲民父母。

宜其爲俠客所刃也。然其揣度亦頗近理。且亦未受任何賄賂。以與今世之牧民者。只知有錢。上下其手者較。猶覺此賢于彼耳。嗚呼。世無黃衫客。焉能將世之貪污。盡鋤而去之乎。

昔之有司。動輒刑人。三尺之下。何求不得。故往者人民受冤。誣者頗衆。自司法改良以還。世人以爲可以一掃其弊矣。而不知猶是百步五十步之差也。吾于以知仲尼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德。有恥且格。必也使無訟乎之言。實爲治平根本大計。深維國人有以振刷之也。

第十五回  
糊塗官糊塗定讞  
慷慨士慷慨陳詞

## 第十六回

### 偵正犯意外得線索 違義賊奇巧破疑案

話說金時裕冒頂了濮玉聲的名字。代充軍到黑龍江去。化費了幾個銀錢。得到官廳銷案的結果。卽從黑龍江回家。他本定到家略住幾時。卽再進關去。一則給濮玉聲等個信。免得他們不安。二則代小三姓重陽常年會議議決的各事。做一點事業。不料到家時。卽正逢他兄弟爲了邵豪的事。被押在知府衙門裏。因此他趕緊到各處詳細一打聽。知道了底細。遂跑到刀筆家裏。請刀筆代做了張訴狀。卽刻跑到府衙去。擊鼓告狀。知府看他狀上說的話。約分爲三層。第一層是給邵豪辨冤。說他兄弟到案作證。乃是見義勇爲。官府在未曾調查清楚之前。如認

爲有虛誣的嫌疑。最多只能將證人具結交保。不能馬上就用刑訊。官廳應遵守大清律例。不應濫肆淫威。第二層是說自己的兄弟到案作證。乃是善意。不料反被刑責。又被拘禁。不知官廳用的是律例上什麼條款。兄弟的身體單弱。請求將兄弟先行交保出外。第三層是說邵豪確係冤屈。但正犯未能弋獲。而被害人（新娘）已死。死無對證。有冤難白。現在自己願以性命財產。請先保釋兄弟。金時豐出外。同自己幫官廳訪緝正犯。爲邵豪明冤。並請官廳暫將邵豪緩刑。如果不能將正犯捕獲。情願自縛。兄弟到府衙領罪。末又說官廳以莫須有之罪判處邵豪死刑。既未懲治游福通一家及喜娘荒疎之罪。又未辦游富華持刀行凶之罪。更未將送邵豪回家之轎夫。及在邵家打牌之人。與當舖朝

奉銀樓掌櫃等一千人證。傳案詳問。卽率爾動刑。實爲大謬。如本地官廳一味固執已見。定必進省上控。晉京叩闕。務必將此案水落石出。方才甘心。金時裕這張訴狀。句句都有力量。毫無一點空言。不得知府不心中吃驚。所以看罷狀後。心雖動怒。却因狀上詞句嚴重。要進省晉京。怕他當真做出來。所以只得把怒氣按下來。開口就問金時裕。旣敢確定正犯另有其人。敢不敢具結。領限捉正犯到案。知府的意思。乃是借此試探金時裕的真實胆量。和想借他的力。破此疑案。本來知府退堂後。和知縣商量。審問邵豪兄弟和金時丰兩人的實情。想抄襲往年包拯半夜裏在城隍廟扮閻王審郭槐的老文章。預備就在這天夜裏舉行。並定果真是冤屈了邵豪。亦只得冤屈他到底。因爲如平反了這

回冤屈。定必把自己辛苦巴結得來的前程丟了。所以才有此決定。不料辦法才定。金時裕強硬的訴詞已來。知府靈機一動。深恐金時裕真去省城上控。鬧出大亂子來。所以才問他敢不敢領限。意欲守將來案情大白之後。再想補救的方法。所以才很鎮定而又很嚴重的問這幾句話。金時裕見問後。略不遲疑的。即回說。民人敢領限破案。但須大人先依了民人訴狀上所要求的話。將民人的兄弟和邵豪的兄弟。一齊保釋。將邵豪緩刑。並須大人限期寬賞些時日。過急促了。怕來不及。更有一件。民人須得預先申明。倘如民人訪聞那正犯不在本地。須得往外地去捉。往來須費時日。限期如來不及。也得先向大人說明寬展。並要求大人賞給一角文書。隄防那賊是有絕大本領的。非民人兄弟倆

所能捕獲。須得當地官廳派兵捕協捉大人如肯答應。民人即可領限。否則民人不敢。知府聽罷。暗忖很顧慮得周詳。遂問金時裕。放你兄弟和給你的限期。以及邵豪的兄弟。責任重大。誰敢給你們作保呢。本府如說出限期來。要你去捉人。你定有推諉。不如由你自己酌量。說個日期。具下結來。至于往外地去捉人。要緝捕公文。守你把該犯的姓名籍貫呈報本府。本府方好發給你。空白無名的海捕文書。本府不能擅發。金時裕見知府肯答應。遂說依民人愚見。現在正屆隆冬。倘如民人查出該犯的行踪在本地。就以來年正月底爲限。如在外路。就以端陽節爲期。不知大人以爲如何。知府聽他說的期限很遠。料知他尙是在葫蘆裏摸天。一線光明還沒有。要逼緊他的期限。反顯得官廳太草菅人。

命便依了他的要求。他亦絕對不能曉得誰是正犯。却可顯出本府法外施仁。寬大爲懷來。遂卽答應。命金時裕具結。又問他誰敢承保。金時裕遂把自己家中所開的舖子招牌寫上。知府看了。借此發威。說不行。這是你自己保自己。豈有此理。你好大胆。敢來戲弄本府。胡亂到來擊鼓。人來給本府重打。金時裕見知府反臉。忙說大人且暫息怒。容民人稟明。這舖子並非民人獨股開張。乃是從祖上遺傳下來的產業。全族人等的生活根本。管事的並非民人兄弟。乃是外姓人經理。那能算是民人自保自呢。知府見他說得婉轉。且想果真借比難他一難。他也可以用本舖保別家店舖。由別家舖子出面來保。暗中仍是換湯不換藥。本府到任後。卽訪聞金家在此地要算是富有之家。將來只要他不能

如限交出正犯。那時便可借此爲題。大大的括他一下。倒是很好的一筆財爻。換了別家反而不過如此。因這一想。遂卽應允。命捕頭把邵豪之弟及金時豐。都從班房裏提來。當堂交與金時裕。也各命二人具了結。一面將邵豪押到縣裏去交驗過。再收禁監內去。金時裕等叩謝過知府。同退出外。天已昏黑。三人同到浴塘內去剃頭洗澡。金時裕命人回家去取了句傷藥來。給兩人把腿臀兩處傷敷了。又買了卦鞭炮。請了份香燭。剪了些紅綢。三人同出浴塘。到左近土地廟內去焚香掛紅。放過鞭炮。又到館子裏去用過酒飯。才分散回家。回家後。金時裕問過他兄弟當日的細情。腹中沉吟。金時豐問兄長爲何敢具結領限。金時裕笑道。兄弟。這個俺自有一點小把握。才敢冒這個險。俺今兒得信後。

卽到當舖和銀樓兩家去訪問過。據答那賊的衣冠很齊整。是個體面漂亮賊。俺早本已想過。倘如此賊不是衣冠華好的。那能混得進新房。新娘又何至誤認他爲新郎呢。照此推想。此賊既衣冠華好。可以決定他是白道中人。不是黑道中人。如果係黑道中人。他絕不會穿得這麼整齊。俺又打聽得那賊是外路口音。俺又到本地幾個黑白道中和在圈子裏站碼頭吃飯的人。以及幾個有面子的三光。那裏都去暗探過。那賊並不曾向這幾位地頭蛇打過招呼。照此推測。他看明是個過路的賊了。因爲他是個過路而未曾打招呼的人。最中地頭蛇之忌。地頭蛇不知他過此做事則已。既知道。必要設法打聽他的水落石出。因有這麼一種關係。所以俺才敢大胆到官領限。要不然。俺會這麼冒險麼。

早就進衙門張望你們。叫你們胡亂畫招。免吃眼前虧。俺却趕到省裏去做手脚。或是在本地府縣兩衙門。先使點手段給他們看看了。又何必這麼明明白白的去見官呢。金時豐聽罷。才放了心。因此想着兄長在外混世多年。江湖上什麼行當的規律術語都能明白。不比自己經驗少。當晚兄弟倆各問答了些事務。以及別後情況。第二天金時裕出去。和本地幾個响噹噹的站碼頭脚色廝會了。又詳細請問過他們。真否知道那賊的來源去水。並用激將法激怒他們。說那賊路過此地。不打招呼就做事。做事後又這麼胆大。在本地銷了贓才走。可知他目中無人。換句話就是看不起你們列位。列位如不將他儆戒儆戒。下次俺們這裏發生類此的事必多。當地官如逼緊了捕快們破案。捕快們必

然向列位身上找根。列位可就得大受其累。而且俺們本地人的損失。從此也就大了。列位以爲俺這話是不是呢。各個脚色被他這一激。都動了怒。遂卽立刻召集羽黨。分頭趕往各客棧酒館飯莊浴塘茶寮妓院廟宇。以及專留過路賊的窩家去仔細打聽。某月某日。有沒有某某年貌。某處口音的一個人。到過他們那裏。果然他們道中人的暗探偵查。比官廳的緝捕。來得簡易迅疾。不多時卽已被他們探訪得明明白白。報告到領袖面前。轉告知金時裕。說那過路賊是從省城來的。在此因爲無事。所以不曾耽延。因本不想做案子。所以不曾向本地人先打招呼。做過事後。第二天他就動了身。大概他因已釀成命案。如照例向本地人打招呼。發生阻碍。所以他才索興一走了事。他那天做事前還

未住下處。事做後。他才住店。住的是西大街路南方家客店。第六號上房。空身一人。並無行李。因爲據各方打聽的報告。在二更以前。各處都未曾見過他的踪影。又據方家客店裏的人說。那賊來住店時。是飲了酒來的。而同時各酒館。又未有過他這麼一個人。照此而論。他定係在游家冒充賀客。吃的白食。當夜他住店後。曾命小二去招呼了本地一個土娼陪宿。那土娼曾得他臨別贈給一只金戒指。大約那只戒指。還許也是游家新娘之物呢。估量他的行踪。係由省城來的。定必是經過此地。進山海關。他是南方人口音。大約是往南方幾省去。俺們這裏正派人分往鄰近各地去打聽。守哨探得着確定。再給你送信。金時裕大喜稱謝。忙說皇帝不差餓兵。俺既出來爲朋友多這件事。絕不能因一

個朋友使許多朋友做薛仁貴（術語諧音白跑也）各位弟兄們的使費。應該多少。俺守到事畢之後。定必酌量奉送些兒。金時裕往年曾闖過江湖。所以才先許下這個願心。免得各位道中人首領手下的許多混混兒。心恐缺望。不能打聽得詳細明瞭。果然他這個願心。許得極佳。收效頗速。過不了十幾天。即已得到確信。說此賊果已進了關。據他在灤河道中朋友面前說。此去的目的地是北京。乃是找他的族兄去的。他此行沿途本不想做案子。無如因為手頭寬綽使用慣了。腰中錢少。不免怕受拮据。所以才做幾件順便的買賣。照調查所得。他是河南項城縣人氏。姓胡名圖貴。江湖上外號喚做糊塗鬼。乃是白道中人。這回路過此地。做那件事。乃是他的偶然之事。金時裕既已得到確信。當即

在本城鳳凰大酒樓上。包了全樓的座位。定了酒席。日夜在樓上設宴。宴請此番往各地哨探奔走的一班人物。先期去知照了邵豪的兄弟。臨時到鳳凰樓幫同照應招待。這一天。金時裕兄弟倆作東。宴請錦州地方上的一切人物。正好似會聚三山五岳的英雄。齊集長江黃河的好漢。無論是領袖。以至跟披的人。（披爲屁之轉音。術語意卽跟在首領之身後者也。其義與戲班之跟包相似。）皆都邀來列席。金時裕又取出二百兩銀子來。交給他們的首領。按名均分的轉派給他們。算是謝儀。因此大衆都說金大爺爲人光棍漂亮。願意奔走效勞。不肯收受銀錢。經金氏弟兄再三的致敬禮。大家方才道謝收了。直到酒醉飯飽。大家才各盡歡而散。金時裕留住內中那位往關內去追探得着胡圖。

貴的確實下落的人。要求他做嚮導。引自己弟兄同去會會那個胡圖貴。又特許願心。說守事完之後。另外酬送他百兩盤纏。那人名喚賈道德。見說立即應允。說咱們大家自己弟兄。講什麼酬謝。金大爺此言。簡實可不必提。金時裕大喜稱謝。遂和他約定。一准在明天早起會齊。動身往關內去。二人約好後才散。當夜金氏兄弟回家。各將應用的兵器帶着。連夜進知府衙門去請了一張協緝的公文。第二天一早。同往賈道德家中去會齊。先送給他十兩銀子。做安家的費用。然後同往點心舖內去用過早點。才出城上路。一路僱牲口代步。到處都耽擱一。二天。化費些銀錢。向當地的碼頭上人打聽糊塗鬼過此往南去的時日。以及服色等項。如此一路追往北京。那日來到天津。三人住了店。出店想

去拜會當地的好漢才出店。恰巧遇見一個客人走進店來。一眼看去。頗和邵豪的年貌有些相彷彿。不由停住足步。回望他走向那間房內去。猛又見從外面追進一個獐頭鼠目的漢子來。那漢子也姓胡。外號賽白勝。是天津本地的一個最有本領的行風。（術語稱弄手一類人物中之一種人之名。此等人輪船火車碼頭及鬧市最多。）金時裕往年到天津時。曾由另一個朋友和他與賽白勝兩下引見。所以兩人是素識。賽白勝雖然做三只手的生涯。形容亦極其難看。然而却是一個義賊。原籍本係吉林省延吉縣人氏。生平作賊。所得到手輒空。皆用以救濟困厄之人。因在吉林犯的案情太多。所以才逃進關來。他先在吉林時。本係做鼠竊狗偷。所以外號原稱穿山甲。到天津後。他忽然做了扒

手。所以才有賽白勝的綽號。他自到天津以來。所偷盜的固多。但是他救濟的。却亦不少。人家因他極其肯周急濟貧。救人困苦患難。是個義賊。因此都極推重尊敬他。久而久之。遂養成了他的首領資格。凡是在天津本地或路過的賊。無有一個不拜他的門。受他的命令指揮。每逢行竊。須得先通過了他。得到他的允許。方才可以去偷。他如不許。絕對無人敢去竊取。他有種爲人所萬不及的本領。就是他不僅掘壁鑽地。揭瓦爬高。以及種種扒竊的本事。高出別人之上。並且他能偷物可使毫無痕跡。任憑什麼人都看不出他的來踪去影。更兼能將所偷的原物歸還。能放在原處絲毫不走樣。他往往偷盜得贓來。打聽出那失主並非富有。實情損失不起。他能卽于知道之後。當日將原物送還。其

中最難的就是扒竊人家腰間的銀錢。竊出後。歸還極非易事。他却能還之甚易。足令失主驚急憂哭。馬上變做歡喜笑樂。人因他有這種絕技。故此格外的佩服他。又因他是義賊。所以無人不樂與他結交。當時他趕進店門。和金時裕見着。遂住步。金時裕招呼。互道契闊。各問安好。金時裕是有心人。乘便即問他急急跑來。有何貴幹。賽白勝是無意的。見問即把嘴向先進門的胡圖貴背影一弩。道就是爲的追趕這位朋友。因爲事關緊要。遲了怕他動身。誤了大事。所以才急促追趕。金時裕忙問何事。值得老哥這麼要緊。究竟賽白勝說出什麼要緊事來。請待下回再寫。

### 評曰

知府睹狀驚怒。而能鎮定以詢敢否領限。此蓋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實欲藉以難金時裕。猶三國志中周瑜使孔明造箭。問其限期之意。蓋表雖寬大。陰實殺之。知府心事。誠險惡之極哉。

前文金大用命與子闖道。似爲閑文。至此乃見其伏筆之奇。

金時豐對江湖經驗。不及乃兄。由其自思中寫出。以形是時之金時裕。實胸有成竹。而非輕率冒險者可比。是傍敲側擊之一種寫法。

上文金時裕到家。其妻所回言頗含氣忿。不知者固疑爲不賢。而不不知正是寫其賢惠。爲庸中之佼佼者。蓋其曾先勸金時豐休多管不從也。一經補出。便如畫龍點睛。

兩個賊同是姓胡。特一爲義賊。而一爲惡賊。大相逕庭耳。本回先虛寫其在吉林犯案太多而出亡。蓋已預爲後文熱鬧留一灰線矣。此作者命筆出人意表處。妙妙。

第十六回

偵正犯意外得線索 追緝賊奇巧破疑案

